



新华杯纪实文学大奖赛

华县新华书店协办

今年暑期，山东威海、淄博、青岛、荣城、潍坊、济南等14个城市从全国各地招聘引进大学毕业生4000多人，其中仅在陕西（主要在西安）就招到2800多人。引进人数最多的是淄博市，共2000多人，其中95%来自陕西；该市周村区共引进计划外大学毕业生500多人，从陕西去的就有400多人，占80%。

好在陕西高校林立、科技力量雄厚（据说位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三），每年有大学毕业生1万多名，飞走2000多，算不得什么。

可是，明年呢？会不会飞走更多。更可怕的是留下来的人心也跟着东去的鸟“飞”走了。

一、引鸟有术

一向鲁莽忠厚的山东大汉凭什么能吸引得八方贤才云集梁山？

我们不妨翻翻今年7、8月间陕西的几家报纸。一段时间，那些整版整版招聘人才的广告几乎全姓“鲁”，而且广告词写得情真意切，十分“抓”人：

威海——黄海之滨的一颗明珠！
泰安市诚招八方贤才！
菏泽地区向西安人民学习致敬！

……

……

更诱人的是招聘引进待遇：
上浮一级工资；
优先安排住房；月薪300—1000元；
可以低职高薪；
科技发明创造另有重奖；
……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重义轻利，崇尚

“不为五斗米折腰”。

可是，既然在哪里

都是干社会主义，给

你干只能吃一斗米，

给他干可以吃五斗米，

为什么不能舍一

斗米而去吃五斗米

呢？况且，良禽择木

而栖，还有个外部环境问题，人的价值问题，气顺不顺的问题。

我们不必责怪“攀高枝”的鸟儿都是馋嘴鸟。

《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9月22日）写得对：

“孔雀东南飞”也好，“一江春水

向‘三资’”也罢，总

而言之，他们是流向那

充满机遇的地方，流向

那足以施展才华的地方，

流向那可以充分体现自

我价值的地方。他们理

直气壮地“冲高待遇、

高报酬而去”。如果引

进人才只是在报上登几

个措词热烈的广告，那

是谁都能做到的事。

淄博市的一个区——

周村区，不远千里，在

西安第一学府西安交通大

学设了“天下第一村求贤

处”，一个“求”字，看

一眼就让人心热眼潮。

他们在招聘厅门前张贴

数百份求贤榜，还给前

来打探信息的大学生播

放《辉煌的历程》、《天

下第一村》、《布谷催

春》等反映周村改革开

放的电视纪实片。为了

广招人才，周村“求贤

处”的工作人员脚上磨

出了泡，嘴里生了疮，

苦口婆心，一片忠诚抛

出。精诚所至，金石

为开。许多大学生被该区求贤若渴的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到周村一展才华。仅几天时间，周村区在交大一个点就招到98名大学毕业生。

二、留鸟有方

一九九二之夏，

梁山旋风掠过古城

——山东在陕招聘引进大学生透视

□文/高时阔

□摄影/柳青

鸟引来了，能不能留住？他们会不会再飞到南方去，或是又飞回去。

让我们把镜头随着运载大学生的列车移向山东。

齐鲁大地敞开胸怀，拥抱远方的学子。

还是以淄博市周村区为例。接待大学生期间，周村宾馆只要看到大学生的证件，一律免费住宿。在大学生报到的高峰期，该宾馆仅免费供应午餐就花费近2000元。此外，每位大学生只要来到周村，区里就给每人发50元“见面钱”。7月14日中午12点，济南火车站，从西安来的100多名大学生刚下火车，就被早已等候在车站的大客车接送送到他们的“新家”——周村。

陕西工商学院财金系的20名毕业生本来是到周村进行毕业实习的。他们为周村的热情接待和尊重人才的赤诚所感动，实习结束后全部留在周村工作。

高潮，陕西财政专科学校毕业生，他说，大学生追求的就是事业，我本来是来先看看的，结果这里把我吸引住了。

家长来看了一下，支持我留下工作。

耿卫，西北政法学院毕业生，原分配在青海某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到周村后，把他的两个同学也拉到周村。

当年梁山的英雄好汉们为了留住被他们“赚”来的人才，竟然采取强行接家眷、制造命案等手段，以切断人家的退路。于今看来，实在算不得高明。

三、用鸟有招

周某，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专业毕业，被招到山东织染厂，刚进厂就解决了该厂

新引进的微机设备安装运转及有关技术问题，在当地传为美谈。

王永西等5人，毕业于陕西财专，到山东后被分配在淄博毛毡有限公司。公司经过短期试用，决定让他们挑大梁。如今他们5人均成了这家中外合资企业的车间管理骨干，工作得很出色。

孙某，咸阳师专历史系毕业，是周村在西安交大招到的唯一一位师专生。文史向来不分家，小孙学习期间专业课成绩优秀，且爱好文学创作，已发表多篇文学作品并有作品获奖。到周村后被分配在一家公司任经理办公室秘书，自我感觉“工作节奏很快；有本事尽管使出来；这里决不会埋没人才”。

山东人知道，92之夏的西安之行占了个大便宜。他们一分钱培养费不掏，轻易“挖”到了几千名顶尖的各色人才，怎能不百般爱惜。他们懂得，对人才不能企望“一次分配”就到位了，应允许大学生二次三次选择单位。山东各地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允许大学生选单位，不允许单位不要大学生！”目前，淄博、济南、威海、荣城、青岛等地已分别建立了“人才交流中心”（或夜市），一方面促使省内人才互相调济，一方面还打算“放长线，钓大鱼”，中心将定期派出人员到外地继续引进人才。

《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称：

应该看到，在我国，“人才之战”才刚刚拉开序幕，人才流动也仅仅是开始。随九二年夏掠过的梁山之风，陕西的秋风冬风仍在继续刮下去，南京、广州、苏州、深圳、大连来西安招聘者络绎不绝。眼看92年即将过去，面对愈演愈烈的人才竞争，我们陕西还能保住科技“老三”的位置吗？

磨桌子腿的

□直黑

不知道别的地方怎么叫，我们这儿把当秘书的就叫“磨桌子腿”的。

也许，在有些人眼里，秘书是一个挺不错的职业，最起码是挺风光的。想想看，陪领导开开会、赴赴宴，鞍前马后地忙活，也算个人物了。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说白了，所谓秘书，实际上只不过是写材料的机器，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磨桌子腿”中度过的。

提起写材料，凡当秘书的恐怕都有一番苦衷。倒不是说笔头子功夫不到，而是其中的许多非技巧因素简直让你哭笑不得。比如，同是一份材料，张领导看了大加赞赏，王领导看了却让你返工；再比如，你绞尽脑汁写出了有新意的材料领导并不认可，你将上年度的旧材料稍加变通却轻而易举地获得了通过。又比如，你明明引用的是上级文件中的原话，领导看了却说提法不对非让你改过来不可……这些，都还不算太难。难就难在本

无经验可谈，亦无情况可报，领导却非让你写出个一、二、三来。每当这时候，真是苦煞了我们些“磨桌子腿”的——根接一根地抽烟，一杯接一杯地灌茶，通宵达旦，食不甘味。等到将最后一句话写完，那感觉象是从炼狱里出来一样，长出一口气，要多舒坦有多舒坦！但细一思量，心仿佛遭了洗劫一般，空落落地无所依傍。

坦率地说，我不爱秘书这一行。我曾跳过槽。可是，当我将发表的一些文学作品拿给对方，试图作一点小小的引导，能去办办报纸、扛扛摄像机什么的时，人家毫不犹豫地断言：能写小说就能写材料，行，你是个当秘书的料。

于是，我还得继续磨我的“桌子腿”。

（人世间专栏）

本版编辑

周矢

篆刻 心无他物 一笑了之

西安美术学院 安今尧



愚人弄文终不悔

□雷国胜

——写在小说集《怕寂寞的女人》出版之时

算起来我写小说有十八个年头了。

这十八年来，便养成了一种熬夜的习惯。

虽说写得又苦，又累，也寂寞，但心里却很快乐。究其原因，大概是我除了知道冷暖温饱外，对文学这项“愚人的事业”过于着迷的缘故吧？！

当作家难，从事业余创作更难。

要吃饭，就得谋点儿做。无论教书或者当秘书、主任、科长，是我的职业，虽说是良心活儿，一刻也没敢怠慢过，这就迫使我更多地从睡眠中挤出时间来圆我的“文学梦”了。记得我发表在《陕西日报》上的头一篇小说是在沈家村农民一间九平方米小屋写的。当时工资低，要养家糊口，舍不得花钱装电表，房东老太太嫌我每晚熬上熬夜太浪费电，就叫队里电工把电线给拆了。于是，妻深夜半夜从厂里捎回一盏墨水瓶做的小油灯，我就借着这微弱的亮光继续我的写作，连啥时老鼠爬到小方桌上也不知道，要端茶缸喝水，却抓住了老鼠，吓得使劲将它摔到对面墙壁上，老鼠“吱呀”

惨叫跑了，我也魂飞魄散，出了一身冷汗。

当然，现在好了：两室一厅，书房台灯。但我依然不轻松，不潇洒，心里很累。

有什么办法呢？买菜我算不了账，当官又太老实，这辈子恐怕只有继续在这条文学小道上走下去。

这首先得感谢我的文学导师费宏达先生，没有他和他当时创办的《职工文艺》，我想我是绝不会在属于自己这块并不丰腴的文学薄土上耕耘到今天的。还有老作家峭石，许多稿子都得到过他的精心指点和修改。值得感谢的还有我的好友耿翔，他虽是位诗人，却时常与我谈论小说，可惜他写的诗是全国够上一流的，而我的小说却只能供诸位朋友饭后茶余、不愿刷碗时笑着读读而已。

说心里话，我对自己又自信又不自信。反正书出来了，这是我的一片心，一份情，只要读者能接受它，这对我将是最大的安慰。

至于别的话，我想已是多余了。



——别怕，那是在卖东西！

吕化成